

## 花言哨语

## 林忆莲，演出仍旧在继续

## 早闻狄声

立正挨打，  
很难吗？

对比当年剧版的红火，影版《花千骨》扑得惨烈：上映7天，票房不过500万元出头。无论是导演含泪道歉、制片人发长文聊情怀，还是当年剧版的演员们的帮忙吆喝，一切营销上的努力都改变不了观众对该片的观感。所谓仙侠大片，不仅制作稀烂，连原本多少有些吸引人的剧情都被拍得相当敷衍，进电影院看着是受罪了。

在与影版《花千骨》相关的讨论中，最让人如鲠在喉的还是主创的表态。导演道歉，先说对票房遇冷意外，再说对不起制片人和团队，最后还要强调四年多的努力和付出没有得到回报，请求观众走进电影院“检阅”……这含泪的表达，从情感可以理解，细想还是有点荒谬：敢情受伤的只有赚不到钱的幕后团队？可谁不是忙里偷闲、抱着期待走进电影院？如坐针毡100分钟，钱包、大脑、眼睛、脊椎处处受挫，观众就不值得一个道歉吗？

等看完制片人的长文，主创团队的心理逻辑已经相当明显。是不敢也好，是刻意避开也罢，但凡说到作品被质疑，他们聊的就不是电影的质量，而是观众可能的先入为主以及影版与剧版进行比较，仿佛一句“珠玉在前”就能扭转后者“死鱼眼睛”的本质——观众会比较是事实，可影版有没有拿出与剧版一般的诚意和用心？连基本的制作水准都不能打平，如何能说是观众戴了有色眼镜？

很遗憾，电影《花千骨》的创作者们并不孤独。毫不客气地说，这些年票房失利的作品，能称得上是明珠蒙尘的不过是十之一二；大部分在社交平台上活跃地表达委屈和不甘的，恰恰是那些作品质量难登大雅之堂的创作者。大环境不好、投资有限、时间紧张、档期凑不齐、宣发不到位、黑水军干扰打分……随手拈来的失败理由是如此雷同，人人都要卖惨，人人都要打情怀牌哄骗观众进影院，却闭口不谈影片质量，仿佛口碑票房双输只是差了几分运气。

这种漏洞百出的自我麻醉，俨然已经成为行业潜规则；虚心听取、认真反思，更像是一种奢望。就好像不同平台都评过令人失望的“烂片奖”，可回看这些年真正敢于接下“批评的奖杯”的，依然只有那年《大闹天竺》的王宝强。也是因为他的知耻而后勇，多年后观众邂逅《八角笼中》，才会如此感动。认认真真地向观众道歉，老老实实地总结问题，原来已经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宝贵品质。

尊重观众而不是“甩锅”观众，关注艺术而不是计算钞票，做得好就从容接受赞美，拍得烂就立正挨打。观众不那么好糊弄了，创作者也别再迷恋皇帝新衣了吧。

曹原狄  
媒体人

上海文艺评论  
专项基金

特约刊登



韩松落

作家



钱德勒

媒体人



长风新

媒体人

据说，林忆莲将于四月回归舞台，参加香港管弦乐团50周年音乐会，这是她沉寂三年后首次参加演出。这个消息令无数歌迷欢喜雀跃，人们已经在呼唤她展开巡演，并且开始畅想她的巡演有多少场，会唱哪些歌。

其实，早在去年年初，她复出歌坛的消息，就已经在流传了，网络上甚至出现一张名单，说她即将在《声生不息》中露面。但后来我们看到的是陈楚生在节目里唱了她的《词不达意》。

再早一点的，2017年，她参加了内地综艺节目《歌手》第五季，那一季，《我是歌手》刚刚改名为《歌手》。林忆莲登场，唱出《不必在乎我是谁》，获得首场亚军。之后她一直在内地巡演，并且推出个人专辑《零》，但到2020年，她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宣布跟恭硕良分手后，就再也没有新的演艺信息了。每次有唱歌综艺官宣，就有人猜测阵容里会有她，并且预测她将是冠军。其实，不管她是不是会出现在这些节目里，是否会

夺冠，她都是事实上的冠军。她是流行音乐黄金时代过后，少数几个至今也还活跃，并且立在潮头的歌手。

和很多人一样，第一次听到她，是因为《不想你走》，那首从日本歌《像个没妈的孩子一样》翻唱过来的歌，随后是她真正走红的《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》，然后是她的粤语歌，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，还听到了她的《至少还有你》。很多歌手的故事，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一个明星，往往也只有十年红运，本以为她也一样，却没想到，她的故事，这才刚刚开始，甚至都不是中场。

她一直唱，在华语流行乐的黄金时代，也在华语流行乐的谷底。2012年9月，她推出专辑《盖亚》，这张专辑一出现，口碑极佳，刚到年底，立刻成为许多媒体评选的“2012年十大华语专辑”榜上的重磅作品，且赢得乐评人的一致好评，乐评人胡又天说：“我看到林忆莲脱胎换骨了，如Youtube上评论所说，她已从一位流行歌手，转型成一个艺术家；

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，她这几首给我的感觉好像哪吒，但是没有激愤，而是比激愤更锐利。她每个音、每个舞姿都有意蕴，是把自己从里到外翻出来跟这个信息泛滥时代抗言，丝毫没有一般MV给我的那种为填画面而装模作样的感觉。”

问题也出在这里，在于林忆莲这样的老将，依旧无人匹敌，《盖亚》这样一张多少有点远离尘嚣意味的专辑，能够独领风骚，原因不难想见，既然大家的商业表现都差强人意，既然谁都没能创造新的潮流，那么，不如回到音乐本身，宁肯更加冷寂，但至少守住音乐标准。

不止如此，听歌人一度也有无选之选的困惑。选秀节目，老歌照旧猖獗，老歌手满面春风，不仅因为老歌手歌技过硬，更因为新歌手没能将他们覆盖。旧的一页迟迟翻不过去，多半因为新的一页迟迟没能写好。

但林忆莲还在唱，却不只是因为无人接棒，而是因为她是那种对自己有着超高要求的人，一点点磨炼自己，持之以恒地修炼自己的心

## 钱眼识人

## 关于美的伪命题

很快就要进入农历新年，即龙年，这是“小花”倪妮的本命年。2023年是她颇有收获的一年，电影《消失的她》和热门网剧《西出玉门》都拿出了出圈的角色：陈麦、叶流西。特别是在短视频平台里，这两个角色输出的形象是高度一致的“大女主”人设，是睥睨俗物的骄傲、拔刀相助的豪爽，更是“男女通杀”的绝美。可是一旦进入流量的搜索游戏，真正的演员业务就不不断地被分解、压缩、扁平化，最后，想起倪妮就只能用两个字可以概括：美，或者飒，不知道是我们的词汇贫乏还是想象力受限了。

网上关于倪妮表演的争议，主要集中在“有些油”，觉得她太知道在镜头里做哪些动作好看，比如咬一下嘴唇，侧一下头，甩一下头发等等，而在通行的社交话题体系中，对美人最高的评价是以林青霞为范本的，是要“美且不自知”的。这么看，

倪妮似乎就掉了一些段位。真要较劲起来，林青霞当然是大美人，但你要说她完全不自知，就纯属给她刷上玄学金粉。坦白说，她的套路动作也不少，基本集中在侧脸盯人看，甩头发，或者眼神先看别处，然后再慢镜头移过来对焦，尤其是《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》中那就可太多了，但也没人说林大美人“油”，唯二的解释是，首先林青霞最美最飒的时候，我们与明星之间的距离隔着的不是是一部手机，而是真正的大银幕，我们是怀着朝圣的心去朝圣，仪式感是必要的，也让普通观众花钱买来的围观值得；其次就是倪妮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多元碰撞，量子纠缠的实验室，每个人都在试图树立自己信服的标准。作为一个演员在类型剧里演类型角色，为了让观众迅速捕捉到入设标签，那有类似的处理太正常不过了，就像小马哥会叼牙签，黄飞鸿爱背手等等，这些招牌动作都

挺“油”的，丝滑入心，成为一代观众的影像记忆。倪妮是有点冤的，她背的锅实则剧作本身的bug，故事在追求爽的同时，看轻了逻辑甚至人性。

如果让我挑内心深处最心仪的角色，肯定是2022年文艺片《漫长的告白》中“柳川”一角。它是地名，也是人名，本身就有模糊、不确定的寓意，导演张律一开始就认定这个角色非倪妮演不可，因为如果这个角色没有真实可信的面相、骨架、姿态、神情加以充实，是一个很容易让观众被挡在感受、理解的壁外，而倪妮赋予这个角色就是流动的情绪，像血液流淌、呼吸氧气，牵动着与时间较量、交易又和解的人物命运。这样难得舒适的创作过程是导演与倪妮共同完成的，导演很有经验地将倪妮个人的生活经历片段编织在影像里。比如剧本里写到柳川的独舞，导演会具体到倪妮真实学过的“国标”。倪妮应该感谢张律能够把剧本

打开，让她带着真实的情绪去填充那些空白的缝隙，从而让角色与自己有了融合的机会，留下了水岸边、夜色里、灯光下一幕又一幕忧伤的诗意瞬间。导演张律对倪妮的评价很高，用洒脱、帅气和王者风范来形容，男主角之一的辛柏青也说跟着倪妮也变得很有气质。这些合作者的反馈无不验证了流动之妙，是不被类型、套路所限的创作。

流动，是“龙”的形态。龙，是精神力量漫游幻化的神物，不固定不凝滞，有对抗，有升降，在动态中保持着微妙、舒展的平衡。那就借此神物，希望倪妮以及更多“小花”不陷入泡沫般的赞誉与关注中，宁可试错，也不困于标签，目标是“美但不执着”。

钱德勒

媒体人

## 情人看剑

## 春节档没有武侠片？

春节档将至，多部贺岁片摩拳擦掌，按常规动作展开密集的热身活动。几家欢乐几家愁，也有被挤出院线的影片：吴京在公开场合发言称，他的一个朋友有部小成本动作片，本来想打春节档，现在只能上网络。“武侠电影如何去突破，我们也遇到了难题”。

说的虽然是武侠题材的困境，却也让人留意到春节档影片类型略嫌单一，喜剧片占去大半。不过，动作武侠缺席，也并非观众不再爱看传统的“扮大侠”，吴京所说的应该是大年初一上映的网大电影《目中无人2》，以千万级别的成本，如果跻身春节档的“豪门夜宴”，突破重围的可能性可说是微乎其微。

并不是说《目中无人2》不好。相

反，从前一部来看，成色颇为可观，主演谢苗近年硬生生从网大宇宙里杀出一条血路，成为新生代动作男星里的“网大一哥”。片中的盲眼“捉刀人”人设，也为动作设计提供新思路，数场打戏别出机杼，尤其高潮戏雪中大战，一刀劈开葫芦，酒水如水银迸裂，刀枪剑戟电光石火之间摩擦，引燃酒精投火焚敌，场面倒是精彩，有观众评论，如果能在大银幕上看到有多好。《目中无人》的好，也在于螺蛳壳里做道场，没有豪华投资、阵容、特效加持时，依然心无旁骛研习武艺，无论是侠义精神内核，还是硬桥硬马动作戏，从《剑雨》《绣春刀》《师父》至此，代表一种薪火不灭。也因此，《目中无人2》退出院线，才会叫人惋惜。

很难说武侠片式微了。在网大

世界里一度苟延残喘的武侠片，近年渐有升级迹象，另一边，徐克版《射雕英雄传》宣布年内上映，能不能就此开启又一个武侠新世纪尚待检验。换个角度来看，武侠元素与精神其实已经随风潜入夜，散作满天星，就像《繁花》出来，不少评论认为王家卫分明是在用武侠手法拍一个现代江湖。王家卫当年形容《东邪西毒》就是金庸版的《半生缘》，相当于武侠题材的一次翻新；到了《一代宗师》，剧终时宫二回望香港大南街上的各色招牌，“一眼看上去，这不就是个武林吗？”拿来形容黄河路亦无不可，如你所见，《繁花》上演的就是另一个时空里的侠客侠女、帮派风云、决战光明顶、龙门客栈说“江湖再见”……江湖，无处不在。

武侠题材求新求变，可能也在出其不意之间。好比在电影《横道世之介》的原著小说里，作家吉田修一写世之介挨揍，一拳正中脸颊，“如果用松竹梅来区分轻重程度，这一拳应该有竹的档次。”这样的比喻实在新奇，电影拍不出来，但动作戏就需要这样搞搞新意思。说到《目中无人2》，其新意还在于天然孤星谢苗要照顾孤儿杨恩又，有观众精准指出是在致敬《带子雄狼》与《座头市》，其实何尝不是《人生大事》的武侠版呢，盲侠与小哪吒的组合，让武侠故事又有了新的变化可能。

长风新

媒体人